

從《長生殿》情至觀探究作者創作意涵

張玉舟

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生

摘要

洪昇創作《長生殿》的「情至」理論是繼《牡丹亭》深情呼喚下的升華，高舉整個民族的道德內涵，具有美刺作用，依他所處的清初環境和倫理教育的成長經歷來看，不可忽略洪昇取捨題材和建立理論的背景。一本《長生殿》，可以說是洪昇對浮沉人生的領悟。

關鍵字：洪昇、長生殿、情至



壹、前言

洪昇字昉思，號稗畦、稗村、南屏樵者，浙江錢塘(今杭州市)人，出生在順治二年乙酉(公元 1645 年)，卒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(公元 1704 年)。清康熙年間，洪昇刪改以李白為主的傳奇作品《沉香亭》，加入李泌輔肅宗中興的《舞霓裳》後，又因鍾情帝王之戀，挽合玉妃歸蓬萊、明皇遊月宮的傳說，經歷十年才完成一代歷史劇的經典《長生殿》。¹

康熙二十七年(公元 1688 年)《長生殿》脫稿，被稱譽為「一部鬧熱的牡丹亭」²，不僅如此，欣賞《長生殿》的觀眾繁多且廣泛，不論文人雅士或是優伶樂者都慕名演唱³，徐麟在其序中說「一時朱門綺席、酒社歌樓，非此曲不奏」⁴吳作梅跋說此傳奇「世人爭演之」⁵可見當時的演出盛況。

這齣盛演一時，並且成為經典的傳奇，其魅力來自洪昇明代人的身分與當時清政府的矛盾，在文學這塊創作領域上，作者透過作品表達他體驗的情感，《文學理論導讀》云：

文學主史是通過感情和體驗發揮作用，所以非常適用宗教留下的意識形態工作。到我們這個時代，實際上文學已經等同解析思維和觀念探究的反義辭，科學家、哲學家、和政治家承擔枯燥乏味的言說研究，文學學者卻得天獨厚，佔據了感情和經驗的領域。⁶

戲劇亦是文學領域的一種體裁，洪昇將自己經驗所形成的情感和藝術加以融會，寫出這齣《長生殿》。而筆者對於此篇論文的目的，是從洪昇生平的角度解釋《長生殿》的創作原因，筆者認為，《長生殿》深具魅力的原因或許就來自洪昇那年代複雜的身份與思想，如同張福海於《洪昇的疏狂〈長生殿〉的審美意韻》文章所述：

¹ 洪昇(字昉思，號稗畦、又號稗村、南屏樵者)，生於清順治二年(公元 1645 年)乙酉，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(公元 1704 年)甲申；流傳下來的戲劇作品僅剩雜劇《四嬋娟》及傳奇《長生殿》。洪昇於《長生殿·例言》對其作品創作來歷有段敘述：「憶與嚴十定隅坐皋園談吸開元天寶間事，偶感李白之遇，作《沉香亭》傳奇。尋客燕臺，亡友毛玉斯謂排場近熟，因去李白，入李泌輔肅宗中興，更名《舞霓裳》，優伶階久習之。後又念情之所鍾，在帝王家罕友。馬嵬之變，已違夙誓，而唐人有玉妃歸蓬萊仙院、明皇遊月宮之說，因合用之，專寫釵盒情緣，以《長生殿》題名，諸同人賞之。樂人請是本演習，遂傳於時。蓋經十餘年，三易稿而姑成，予可護樂此不疲矣。」引文自洪昇著，樓含松、江興祐校注《長生殿》(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3 年 5 月)，第 3 頁。

² 《長生殿·例言》一句「棠村相國嘗稱予是劇乃一部鬧熱《牡丹亭》，世以為知言。」引文同上註，第 4 頁。

³ 吳舒堯序曰：「愛文者喜其詞，知音賞其律。以是傳聞益遠。畜家樂者攢筆競寫，轉相教習。優伶能是，升價什佰。」毛奇齡序曰：「暨予出國門，相傳應莊親王世子之請，取唐人《長恨歌》事作《長生殿》院本。一時勾欄多演之。」尤侗序曰：「一時梨園子弟，傳相搬演。關目既巧，裝飾復新，觀者堵牆，莫不俯仰稱善。」可見當時喜愛《長生殿》的觀眾層面廣泛，三人各別的序文同註 1，第 355、357 與 358 頁。

⁴ 同註 1，第 356 頁。

⁵ 同註 1，第 369 頁。

⁶ 泰瑞·伊果頓著，吳新發譯《文學理論導讀》(台北：書林出版，2005 年 12 月增訂二版四刷)，第 41 頁。



劇作的複雜性來自於題材本身嗎？題材的選擇固然很重要，但是，洪昇選擇的這個題材其所表達的和所寄寓的才是造成《長生殿》複雜性的根本原因。⁷

《長生殿》的複雜不光是因為洪昇選擇的題材：明皇與楊妃的帝王皇妃之戀。兩人的愛情歷經各個朝代文章的渲染，本身就有它豐富的資源可以取捨，而「取捨」便代表洪昇心中想表現的主題方向。

歷代論及明皇與楊妃的故事，多少承繼白居易《長恨歌》明皇貪戀楊妃美色導致禍國的觀點，洪昇在這諷刺主旨之上，更多表現民族的意識形態，有洪昇「明遺民」的漢人身份和推崇「情至」思潮的影響，將兩者並存一劇，便是《長生殿》所以複雜的原因。

貳、複雜時局與個人際遇的矛盾

一、清政府與明遺民的關係

明末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及壓榨，從公元一六二八年就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，而一六四四年以李自成率領的起義活動終於勝利地攻陷明朝首都——北京，此時為洪昇呱呱墜地的前一年。當時明朝鎮守山海關的大將吳三桂勾結清兵入關，共同鎮壓農民起義，並在同一時間佔領了北京，其後大軍南下，清政府很快地便顛覆明代的勢力，建立政權。王永健於《洪昇與長生殿》一文中說：

這是個朝更世變充滿著劇烈的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動亂時代；也是個反勢力由盛到衰，漢族士大夫對清廷由對抗變為合作，而清廷的封建專制政權由動蕩不安到日趨鞏固的時代。⁸

反勢力即農民起義，當時明朝已正值崩毀時局，農民除了打倒昏庸的明君之外，也以漢族的身分對抗滿族身分的清朝。漢族士大夫即為明代地主階級的人們，因為清廷的壯大而分化為兩個部份：一部份加入抗清的義軍行列，或歸隱、自殺；另一部份則投降與清合作。

洪昇的家庭便是合作清廷的漢族地主階級，根據章培恒對張競光《為洪昉思尊人》一詩的推論，認為洪昇父親應仕任於清：

詩雖僅云「矯跡聊捧檄」，不言其仕於明抑或仕於清。然清兵下杭州時，昉思父約僅十八歲（見順治二年乙酉譜）。明亡之前，當尚不能「捧檄」出任；則其仕於清可知。⁹

⁷ 張福海〈洪昇的疏狂與《長生殿》的審美意韻〉（《戲劇藝術》第3期，2008年），第94頁。

⁸ 王永健《洪昇和長生殿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82年5月），第2頁。

⁹ 引文中的詩文內容為「腕彼青雲器，閉門讀我書。高譚自警眾，網緼與人殊。束身結飛轡，顧眄聘良圖。撫志凌霄上，仗劍遊京都。矯跡聯捧檄，恬曠詹有餘。入室撫琴瑟，攜手心相於。稚子橫文雅，況復礪璠璣。著書通大道，作賦埒《子虛》。顧念高堂上，並坐常宴如。祇承朝與夕，為且效區區。」見章培恒《洪昇年譜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79年2月），第4頁。



章培恒推論洪昇父親仕於清朝，成為清朝的仕官以外，也認為洪昇父親與熱衷功名的黃機¹⁰、黃彥博父子關係蜚淺，章培恒敘述洪昇母親黃氏便說：

母黃氏，錢塘人，大學士機之女。

陸繁弢《同生曲序》：「及門洪子昉思，暨婦黃氏，兩家親誼，舊本薦蘿，二姓聯姻，復稱婚媾。壻即賢甥，仍從舅號。姪為新婦，併是姑稱。」昉思婦為黃機女孫，庶吉士黃彥博女，是昉思母於彥博為姐妹。¹¹

黃機為清朝大學士，其子黃彥博又任清官之職，洪昇父親迎娶黃機女兒，與黃彥博為姻親兄弟關係，洪昇家庭自然與清廷有關連，所以引進洪昇為清政府做事為不困難，不過「洪昇十歲開始，先後就業於陸繁弢、毛先舒、朱之京等明代遺民學者。」¹²他早期所受的教育和見識都來自這三位明遺民的先輩，關於陸繁弢，《善卷堂》四十六卷記錄他銜恨清廷不願出仕的節義：

公子此際(謂其父殉節而死)，甫踰十齡。不幸所生，乃遭斯厄。親亡國破，萬念塵灰……公則敬辭寵命，特撰報章。應知任昉之先，未必亭亭骨鯁，豈有王蠋之子，必事楚楚衣冠？有意負薪，不作揣摩之學，無心對策，如陳慟哭之書。¹³

陸繁弢辭寵命，意指不任清朝官職，原因是親人離逝，又逢明朝顛覆，身為明遺民，他實是忠國孝子。毛先舒則心懷明室，以述及身旁好友的隱遁、殉節等落難情景，自表志趣：

今其人皆以逝，故鄉好友，自陸大行鯤庭殉國死，諸君子三十年間，或出或處，意氣各殊，然南皮北海，分曹賦詩，歲歲脩禊事以為娛樂。迄今有蟬蛻冕者，有山林終者，有自髡頂為僧者，有小草坐寒氈者，有起以大慰蒼生者，有墓木已拱久者，有餬口四方金盡裘敝者，有憔悴且行吟者。吾老矣，猶得臥薦上，迫季秋，輒益薦，吾不意竟益至二十八簾也。¹⁴

毛先舒交友廣泛，要出入朝官不無機會，但從文章內容大多強調山林僧士等人看來，他跟行文敘述裡的那些人一樣，已無心獻身清廷。

不論是陸繁弢或是毛先舒，身為歸順清朝家世的洪昇之所以能往來抗清意識強烈的學者，與清初利用漢族地主集團統治的政策有關。清廷籠絡漢族地主階級，讓他們自保利益，再籍由血統的觀念互相牽制漢人：

¹⁰ 《洪昇年譜·年譜》錄有黃機熱衷功名之敘述：「《武林先賢傳》載黃機《元配趙夫人傳》云：『予數困闈事。夫人常念王母年高，冀得榮祿以養，謂予曰：祖姑歷三世科甲，享榮無者數十年。今相繼而作，家中微，壽益高，望諸孫有成。苟得通顯以怡堂上，斯孝之至，又何論一身之厚為哉！予益自奮。……又不虞乙司春先王母對百有四齡而終，予尚為諸生，不得一伸志以娛堂上而并慰夫人交勉之思，嗚呼傷哉！』追求利祿之情，躍然紙上。」同上註，第 28 頁。

¹¹ 《洪昇年譜·傳略》同註 9，第 6 頁。

¹² 王永健《洪昇和長生殿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82 年 5 月)，第 13 頁。

¹³ 《善卷堂四六》卷首附陸宗楷撰陸繁弢傳之文，原文同註 9，第 36 頁。

¹⁴ 周駿富輯《清代傳記叢刊·國朝耆獻類徵初編·卷四七五·隱逸十五》(台北：明文書局，1985 年 5 月 10 日)，第 189 之 569 頁，林璐為毛先舒作〈草薦先生傳〉。



當民族抗清達到高潮之時，他們可能暫時屈服低下頭來，同情於人民。及至清朝政府的勢力一天一天地強大起來，明末的地主階級及其頑固派便與滿洲貴族勾結起來，不臉顏事仇，極盡其能事地壓榨人民。他們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，使明末學者所談論的學術作為維護政權的工具，因而進行拉攏明末的遺民。¹⁵

明末興起的農民抗戰，至清代的民族戰亂，明代的漢人自知朝代顛覆以後，所有階級將會平等，明末某些漢人為了保有地主的利益，以所學的學術作為政權工具，在清廷下受到保護。

明遺民的反清，清初地主階級的攏清，洪昇的家世和接觸的人物使他漸漸與清廷存在矛盾的態度，明遺民和地主階級兩者對清的態度雖然並非背道而馳，例如陸繁弢身兼兩者的身份，毛先舒雖然也是明遺民，但「猶得臥薦上」，受得清初的敬重，清廷對明末學者的尊敬，洪昇才可結識那些明遺民的前輩們。

二、國殤與家難的社會經歷

如果以明遺民對清廷的態度，洪昇如何自處順清與反清的心態，又如何面對自己早期「萬國車書會，千官拜舞同。青陽迴玉曆，紫氣繞璇宮……微臣霑惠澤，抽筆頌年豐」¹⁶諸如此類的「頌聖」之作，還說「儒生一何幸，得問聖躬勞」¹⁷、「青袍能伏謁，一日即千春」¹⁸表示自己的慶幸心態。

洪昇雖然授業於明遺民的陸繁弢、毛先舒、朱之京三人，然而陸繁弢等三人在明末清初都是個嚴守道德的孝子，章培恆其《洪昇年譜》書裡就引敘三人的孝心被銘記在各個傳記文章中：

陸繁弢「奉母陳，晨昏色養」（《杭州府摺·文苑·陸繁弢傳》），朱之京事祖母及母親「能先意承志」（《國朝杭郡詩續輯》卷一），毛先舒「事父母色養」（毛奇齡《毛稚黃墓志銘》）。洪昇既跟隨他們學習，也就必然受到嚴格的封建道德的教育，他的「取古教子以自勉」，跟這三人的薰陶應該是分不開的。¹⁹

陸繁弢等人對父母的敬重和感恩，自然將這份倫理理念教授洪昇，且看黃機利祿於功名之因委實也為了盡孝²⁰，由此觀之，洪昇受到倫理的薰習應勝過明遺民激昂的情愫，不遺餘力地執行孝節，如毛奇齡在《長生殿》序文裡說他「嘗以不得事父母，作《天涯泪》

¹⁵ 謝國楨《明末清初的學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2004年1月），第17頁。

¹⁶ 洪昇《嘯月樓集·卷四·擬元日早朝應制》，見章培恆《洪昇年譜·年譜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79年2月），第98頁。

¹⁷ 洪昇《太和門早朝四首》，同上註，第99頁。

¹⁸ 洪昇《午門頒御賜恭紀三首》，同註16。

¹⁹ 章培恆《洪昇年譜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79年2月），第11頁。

²⁰ 《洪昇年譜·年譜》錄有黃機熱衷功名之敘述：「《武林先賢傳》載黃機《元配趙夫人傳》云：『予數困闈事。夫人常念王母年高，冀得榮祿以養，謂予曰：祖姑歷三世科甲，享榮膺者數十年。今相繼而作，家中微，壽益高，望諸孫有成。苟得通顯以怡堂上，斯孝之至，又何論一身之厚為哉！予益自奮。……又不虞乙酉春先王母對百有四齡而終，予尚為諸生，不得一伸志以娛堂上而并慰夫人交勉之思，嗚呼傷哉！』追求利祿之情，躍然紙上。」同上註，第28頁。



劇，以寓其思親之旨。」²¹

洪昇盡行孝節，仍然飽受「國殤與家難」之苦，曾在詩作〈一夜〉裡哀傷嗟嘆「國殤與家難，一夜百端憂」²²，但是關於洪昇家難的資料卻少有具體原因，一如王永建認為「洪昇的『家難』，是對洪昇的一生關係至密的大事，也是洪昇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。」較明確為洪昇友人朱溶所說：

昉思本忠宣公後裔。弱冠有令譽。為同開黃相公孫壻。而數奇不遂。鬱鬱往北地。已而其親罹事遠適。昉思時在京師。徒跣號泣。白於王公大人，晝夜并行。錢塘去京師三千餘里。間以泰岱江河。旬日餘即抵家侍親北。會逢恩赦免。昉思馳走焦苦。面目黧黑。骨柴啞。黨親見者。皆哀嘆泣下，其本根如此。²³

文中的「家難」主要是親人罹事遠適，讓洪昇焦頭爛額地來往南北，應是當時的流刑制度。《清史稿·刑法志》內記錄這種刑罰，而且常沿用在文武職官身上：

明之充軍，義主實邊，不盡與流刑相比附。清初裁撤邊衛，而仍沿充軍之名。後遂以附近、近邊、邊遠、極邊、煙瘴為五軍，且於滿流以上，為節級加等之用。附近二千里，近邊二千五百里，邊遠三千里，極邊、煙瘴俱四千里。在京兵部定地，在外巡撫定地。……若文武職官犯徒以上，輕則軍臺効力，重則新疆當差。成案相沿，遂為定例。²⁴

這種流刑制度早在明代便有，朝廷以當差效力的藉口將文、武官流放在邊遠處，生活自然沒有在朝廷好過。洪昇《送父》一詩，便是感慨這無奈的送行：²⁵

清秋八九月，天氣淒以涼。擔囊送我父，扁舟歸故鄉。故鄉三千里，道路阻且長。欲去不能留，愴然神內傷。叮嚀告仲弟，汝行善扶將。父年就衰老，鬢髮日蒼蒼。江湖有波濤，曉夜多風霜。勸父加餐飯，時復進衣裳。汝今幸同歸，我滯天一方。忍淚不能語，思心轉徬徨。

詩中沒有論述父親受罰的原因，至於為何受罰，在其它文章也只是模糊其詞而已。張福海在〈洪昇的疏狂與《長生殿》的審美意韻〉道出洪昇師友們之所以對他「家難」之事避而不談的緣由：

清代的流放作為一種流刑制度，是相當嚴厲的，往往一案連坐九族，親朋故舊，不管與案件有無關係，都很容易的被牽扯進去。²⁶

可能就是怕被連坐的懲罰制度，才鮮少提及，相關此類的連坐制度在後來《長生殿》演出時也有發生。

²¹ 洪昇著，樓含松、江興祐校注《長生殿》(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3年5月)，第357頁。

²² 洪昇《稗畦集·一夜》，見楊家駱主編《孔尚任集》(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84年9月)，第51頁。

²³ 洪昇《稗畦續集·敘》，同上註，第4頁。

²⁴ 洪北江主編《清史稿·刑法志》(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1年8月1日)，第4195頁。

²⁵ 洪昇《稗畦續集·送父其一》，見楊家駱主編《孔尚任集》(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84年9月)，第8頁。

²⁶ 張福海〈洪昇的疏狂與《長生殿》的審美意韻〉(《戲劇藝術》第3期，2008年)，第95頁。



康熙二十八年(公元 1689 年)，因其著名劇本《長生殿》時逢「國喪」而將洪昇斥革監生的處分，進而連他的朋友朱典、趙執信等人也因相關事件而遭斥革。嚴迪昌的《清詩史》在敘述趙執信對此事件的心態時，曾以「清歌重引昔歡場，燈月何人共此堂？六百餘年尋覆轍，菟裘怪底近滄浪」²⁷道出他深受演劇之禍的落寞，其後又附小注以自表：

詩寫在蘇州，末有小注說：「余以此劇被放，事跡頗類蘇子美。昔過蘇州有句云：『聞道滄浪有遺築，故應許我問菟裘。』」……蘇氏在北宋受牽累放罷，就是個被視作范仲淹之黨而殃及的不幸者。所以，趙執信罷官被放之初，首先一個感受是厭惡「黨爭」。²⁸

趙執信將演禍事件以蘇東坡的牽累放罷相喻，而蘇東坡放罷之因，就成為趙執信對朝廷黨爭的暗喻。滿、漢兩族的關係在洪昇的年代一直維持對峙和緊張的關係，當清兵入關以後壓制了農民與地主階級，就清廷看滿族與漢族的地主關係，表面上具有相同的利益，但其實清廷仍然率先保證和護衛的仍是同血統的滿族地主的利益，即使洪昇父親是當時的高階層分子，但只要與當時的貴族集團滿人相有衝突時，清廷對他的打擊就是洪昇家難的原因。

參、社會經歷影響的創作個性

洪昇在「北京旅食時期」²⁹，滿、漢士人的黨爭造成的國殤與家難，流離的生活讓他看到了較多的社會面，來往的旅程裡目睹昔日明室王孫的沒落景象，因此從「頌聖」之作轉向為百姓發聲血淚的詩篇如《東京雜感》「巢燕無全樹，流民祇數家。十年生聚後，可得盛桑麻。」³⁰、《寇恂故里》「故里寒山外，荒祠落照中。長吁問民牧，中澤幾哀鴻。」³¹和《衢州雜感十首》的「聽罷踟躕墮雙淚，可能入告免租庸。」³²詩文從戰爭對老百姓的迫害到租稅的負擔。他的興亡之感，一如章培恆所說「是從當時與清廷合作的漢族地主階級的特定處境所生發出來的，並不意味著他反對清廷。」³³他對清廷之間的矛盾態度，是他特殊的漢人身份和地位，這樣的社會經歷塑造洪昇愈來愈強的疏狂個性。

身為封建知識份子的洪昇，其實有他自命風流的情趣，章培恆以「庸俗」形容當時統治階級的風流傾向：

他們一面提倡封建倫常，要求女子守貞節，一面卻又欣賞某種庸俗、惡劣的男女關係，狎妓娶妾。洪昇也不例外。他十七歲所寫的《遙贈朱素月校書戲簡袁令昭先生三首》，已表現出這重庸俗情趣；一直到他晚年，從他友人孫鳳儀所寫的《和

²⁷ 嚴迪昌《清詩史》(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1998年10月)，第593頁。

²⁸ 同上註，第593-594頁。

²⁹ 王永健《洪昇和長生殿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82年5月)，第14頁。

³⁰ 洪昇《稗畦續集·京東有感》，見楊家駱主編《孔尚任集》(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84年9月)，第173頁。

³¹ 洪昇《寇恂故里》，同上註。

³² 洪昇《衢州雜感十首》，同註25，第64頁。

³³ 章培恆《洪昇年譜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79年2月)，第10頁。



洪昉思贈呂校書原韻三首》中，我們可以知道他在這方面的生活態度依然故我。

34

士階層庸俗、惡劣的男女關係，在晚明時就已非常直率、袒露，晚明的袁宏道大膽地提出這種放縱聲色的理想生活：

目極世間之色，耳極世間之聲，耳極世間之鮮，口極世間之譚，一快活也；堂前列鼎，堂後度曲，賓客滿席，男婦交烏，燭氣薰天，珠翠委地，金錢不足，繼以田土，二快活也；篋中藏書萬卷，書皆珍異。宅畔置一館，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，人中立一識見極高，如司馬遷、羅貫中、關漢卿者為主，分曹部署，各成一書，遠文唐、宋酸儒之陋，近完一代未竟之篇，三快活也；千金買一舟，舟中置鼓吹一部，妓妾數人，泛家浮宅，不知老之將至，四快活也；然人生受用至此，不及十年，家資田地蕩盡矣。然後一身狼狽，朝不謀夕，托鉢歌妓之院，分餐孤老之盤，往來鄉親，恬不知恥，五快活也。士有此一者，生可無愧，死可不朽矣。

35

五樂不論是滿足聲色、挾妓泛家還是揮霍家產，都是放縱慾望以流行的生活，最後還以「托鉢妓院」、「往來鄉親」世人看似狼狽的日子作為「生而無愧，死可不朽」的結語。晚明這種風流生活，實際上是掩蓋內在的焦灼與困惑，《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》道：

明末政治的腐敗黑暗，統治階級內部連續不斷激烈而嚴酷的黨爭，國事日非，加上由於外族入侵，邊患日深，內外交困，因此許多文人對於社會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絕望，這個時代籠罩著一種無法解脫的悲劇氣氛。³⁶

由於腐敗的政治不敵外侵與內鬥，士族文人眼見衰頹的狀況已無法振興，產生一種悲觀籠罩下的極度樂觀，形成晚明人士的矛盾心態。

清初有鑑於晚明的廢興景象，這時期的人生活雖然擺脫不了餘習，但在思想上一反晚明倡導的「童心」、「性靈」之途，只為了不再重蹈末世風氣，也是清廷為了重建並加強統治的方案。

經過明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激，封建統治階級在各方面都需要進行修補，以鞏固自己的統治。因此，怎樣利用儒家學說以進一步從思想上來加強封建秩序，就成為封建統治階級在思想統治方面的一個嚴重任務。清初統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學，也正是由此出發的。³⁷

為了加強統治，清廷無不需要漢族地主階級的學術理論，洪昇的父親因此在清廷任官。明末理學家劉宗周的弟子毛先舒，以及潛心關閩濂洛之學的柴紹炳，這兩位與洪昇教育有密切關係的師長尊循相同的理學思想³⁸，然而清廷與明遺民之間存在統治與被統治的

³⁴ 同上註，第 14 頁。

³⁵ 明·袁宏道著，錢伯城箋校《袁宏道集箋校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81 年 7 月），第 205-206 頁。

³⁶ 吳承學、李光摩〈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〉（《文學遺產》第 6 期，1997 年），第 73 頁。

³⁷ 章培恒《洪昇年譜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79 年 2 月），第 12 頁。

³⁸ 關於柴紹炳、毛先舒兩人，孫靜庵編著《明遺民錄》〈卷三十七·柴紹炳〉內文述「素為海寧吳麟征、山陰劉宗周、蕭山倪元璐、漳浦黃道周所器……與陶圻、吳百朋、丁澎、張綱孫、陳廷會、孫治、毛



心態，統治者只是將理學、儒學視為統治的工具，而毛、柴兩人追求的是自我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：

程朱理學的初衷是要弘揚一種大同、和諧、親情、友情的文化理想，弘揚人生理想、精神價值和道德的民族傳統文化精神，因此它注重人性的崇高和理性意志，追求理性升華。然而它一旦成為官方哲學，成為統治工具，也就遂漸成為束縛人們思想的繩索。³⁹

理學一旦成為異族統治的工具，將使人民相信它者文化的弘大和崇高，人們的文化道德感也隨之提高，洪昇便是在這教育底下成長。

晚明所打倒的束縛，再度被清廷建立，洪昇在朝廷中身陷滿、漢兩族的糾葛，最終不僅困於家難，又不得官場之志，導致它「疏狂」的生活風情，王永健在洪昇晚期「西湖放浪時期」便說：

這個時期的洪昇，”疏狂”如故，落拓不羈的性格並不因屢遭厄運而有所改變；風流倜儻的生活也不為華髮漸生而有所更易。⁴⁰

這個時期洪昇的心態一如晚明人士眼見當年外憂內患的風流生活，但見「疏狂如故」一詞，我們不能說洪昇的狂是他晚年才產生的性格，他年輕時就負有才華，只能說這份「疏狂」與他任官之後，在人群生活中更顯現。

洪昇的詩中常出現「疏狂」以自喻，多少透露他選擇「疏狂」的原因：

有家可歸去，行路未為難。擇木憐三匝，依人恥一餐，疎狂仍故我，偏側奈長安。恨不從君隱，河汾把釣竿。⁴¹

八千里外窮韓愈，四十年來老鄭虔。骯髒自矜三絕藝，迂疎不受一人憐。青袍作吏腰仍折，白首思鄉眼欲穿。趨走風塵誰誤汝，旅魂零落瘴江邊。⁴²

微才那解學干時，空向長安寄一枝。聲譽每教流俗忌。疎狂竊喜正人知。六卿半歷清標著，三事初登沛澤垂。此日掃門多遠客，自憐十載漫追隨。⁴³

以上提及「疏狂」的一、三首詩中皆扣著「長安」時期之事，第二首詩也吐露他「北京旅食時期」的心情，因此詩中「依人恥一餐，疎狂仍故我」、「骯髒自矜三絕藝，迂疎不受一人憐」可說是他選擇這個世風下，或是這個困厄生活下自我的生活情調。晚明程羽文在《清閑供·刺約六》的六種病裡有提及「狂」病的表現：

先舒、沈謙結社賦詩，稱西冷十子，而紹炳文名最著。」〈卷四十·毛先舒 諸匡鼎〉內文述「陳子龍見而咨賞，因師之。又嘗從劉宗周講性命之學，其詩音節瀏亮，有七子餘風。」見柴、毛兩人同為明遺民身份與其交情。見孫靜庵編《明遺民錄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7月），分別為第281頁與第298頁。

³⁹ 吳承學、李光摩〈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〉（《文學遺產》第6期，1997年），第72-73頁。

⁴⁰ 王永健《洪昇和長生殿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82年5月），第24-25頁。

⁴¹ 洪昇《稗畦集·贈別吳西泉歸里其五》楊家駱主編《孔尚任集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84年9月），第48頁。

⁴² 洪昇《稗畦續集·輓王山長大令》同上註，第92頁。

⁴³ 洪昇〈上真定梁相公〉，同上註，第93頁。



二曰狂。道旁荷鋤，市上懸壺。烏帽泥塗，黃金糞壤。筆落而風雨驚，嘯長而天地窄。病可原也。⁴⁴

說「狂」是視官途為黃金糞壤，而才華又驚為天人，如此以「狂」形容洪昇是非常恰當的。《長生殿》各序文所論的洪昇形象，狂放布衣，文采攝神。徐麟說他「詩鳴長安，交遊燕集，每白眼踞坐，指古摘今，無不心折。」⁴⁵吳作梅說他「先生詩文妙天下，負才不遇，布衣終老。」⁴⁶又說「孰知先生有齟齬於時宜者，姑託此以佯狂玩世而自晦於玉簫擅板之間耶！」⁴⁷洪昇於康熙三十六年漫游蘇州時，尤侗在《長生殿》序中說其狂態：

洪子既歸，放浪西湖之上。吳越好事聞而慕之，重合伶倫，釀錢請觀焉。洪子狂態復發，解衣箕踞，縱飲如故。⁴⁸

說洪昇放浪形態，又不顧眼俗眼光的表現。從以上的序文都可以表現出洪昇確時符合「狂」的意涵。

從詩鳴長安到西湖放浪，洪昇的狂是他的才性，也是他目睹此生際遇的文化心靈，張福海就認為他的「疏狂」是注入《長生殿》豐富意韻的因素。

洪昇的疏狂是極具個人性並有著豐富的內容的。其中有對人生的洞穿或看透，有對虛幻和真實的質詢，有對現實的掙脫和超越，有對個人命運升沉起落、榮辱得失揮之不去的感慨，有對家園興衰成敗的記憶與追懷，有對理想的破滅後、絕望下不得已的放棄，有對此生在世生命存在意義的深長叩問。⁴⁹

《長生殿·自序》說「情緣總歸虛幻」⁵⁰，是洪昇總結明皇與楊妃愛情的起滅，也是總結他浮沉人生的態度，劇中有神仙虛構和歷史真實，有榮辱得失和興亡盛敗，一本《長生殿》表達清初明遺民的悲劇意識，也有洪昇寄託的理想。

洪昇利用楊妃的死，表現一個帝王和貴妃的悔悟，也表現整個民族在衰敗之際對「情」堅定，吸收湯顯祖「情至」理論之後，洪昇將「情」的意義擴大為整個民族興亡情感，他不受限男女的情感即是受到理學教育的影響。

⁴⁴ 清·蟲天子《香艷叢書·第三集卷二·歙縣程羽文蓋臣著洪閑供·刺約六》(台北：進學書局，1969年4月25日)，第701頁。

⁴⁵ 洪昇著，樓含松、江興祐校注《長生殿》(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3年5月)，第356頁。

⁴⁶ 同上註，第369頁。

⁴⁷ 同上註。

⁴⁸ 同註45，第358頁。

⁴⁹ 張福海〈洪昇的疏狂與《長生殿》的審美意韻〉(《戲劇藝術》第3期，2008年)，第96頁。

⁵⁰ 同註45，第2頁



肆、「情至」的民族主題

一、明初「情至」的影響

雖然清初的政策一反晚明倡導的「童心」、「性靈」之途，但見《長生殿·傳概》裡高舉的情至，多多少少受到《牡丹亭》的深情呼喊：

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。夢其人即病，病即彌連，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，死三年矣，復能冥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。如杜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與死，死而不可復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⁵¹

湯顯祖認為情之所至，生死也無法困住欲望的熾烈。洪昇非常讚美《牡丹亭》「肯綮在死生之際」、「其中搜抉靈根，掀翻情窟，能使赫蹄為大塊，隴廩為造化，不律為真宰，撰精魂而通變之。」⁵²認為湯顯祖對「情真」表達無遺，對洪昇就曾以「一部鬧熱牡丹亭」的評語感到光榮⁵³。在洪昇眼裡，愛情達到最真切時也可以翻越生死，感動金石，但是相較《牡丹亭》荒誕的戀愛劇情，《長生殿》的愛情與一般人沒有不同，有女子猜忌，也有男子風流，只是他附屬在帝王妃子之戀底下罷了。在死與生的處理上，楊妃是被動的，她迫於難堪局面下選擇死亡，見〈埋玉〉一齣表現出私情與國義的抉擇：

(生)【會河陽】無語沉吟，意如亂麻。(旦牽生衣哭介)痛生生怎地捨官家！(合)可憐一對鴛鴦，風吹浪打，直恁的遭強霸！……(旦)【縷縷金】魂飛顫，淚交加。(生)堂堂天子貴，不及莫愁家。(合哭介)難道把恩和義，霎時拋下！(旦跪介)臣妾受皇上深恩，殺身難報。今事勢危急，望賜自盡，以定軍心。⁵⁴

「痛生生怎地捨官家」是楊妃的不捨，「堂堂天子遺，不及莫愁家」是明皇無力的決定，楊妃與明皇的愛情分捨由軍情指揮，《長生殿》的死是繫在國家之下，由被動的提擇引出愛情的真摯感受。在「男女愛情」這主題上，《長生殿》不如《牡丹亭》直率、極具個人性，它迂迴地將愛情的主權交給命運決定，這便是為什麼同樣講「情至」，《牡丹亭》給觀眾一種「激越的浪漫」，《長生殿》卻是「淒美的感傷」⁵⁵。

會導致兩種愛情的表達方式，與湯顯祖、洪昇出身的社會思潮有很大的原因。晚明的「童心說」、「性靈之聲」高呼個人的情感的重視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在論及明代變化的總結時說：

正、嘉以上，淳朴未漓。隆、萬以後，運趨末造，風氣日偷。道學多多談卓老，

⁵¹ 湯顯祖著，徐朔方箋校《湯顯祖詩文集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82年6月)，第1093頁。

⁵² 同上註，第1559頁。

⁵³ 《長生殿》例言敘述「棠村相國嘗稱予是劇乃一部鬧熱《牡丹亭》，世以為知言。予自惟文采不逮臨川，而恪守韻調，罔敢稍有踰越。」見洪昇著，樓含松、江興祐校注《長生殿》(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3年5月)，第4頁。

⁵⁴ 同上註，第163頁

⁵⁵ 「激越的浪漫 淒美的感傷」一詞引自鄭尚憲、黃雲合著之期刊〈激越的浪漫 淒美的感傷—《牡丹亭》和《長生殿》“情至”理想比較〉(《東南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第9卷第5期，2007年9月)對兩劇愛情詮釋的標題。



務講禪宗；山人竟述眉公，矯言幽尚。或清淡誕放，學普宋而不成；或綺語浮華，沿齊梁而加甚。⁵⁶

卓老即李卓吾，他提倡的「童心說」指人最初之本心，那是人最真的本性，不受道學薰習而學假，是「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卻童心，便失卻真心，便失卻真人。」⁵⁷童心即真心，強調自然天性，理論源於王陽明的「良知」、王畿的「初心」和羅汝芳「赤子良心」。童思想的影響力極大，並且形成晚明性靈文學理論的重要文獻，公安三袁的代表袁宏道在〈答李元善〉一文中也要求「真」、「變」為創作之道：

文章新奇、無定格式，只要發人所不能發，句法、字法、調法，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，此真新奇也。⁵⁸

因「真」使文章「新奇」，這樣的文章不必拘束格套，不受道學的教條，湯顯祖的言情說多少受到他們的影響，《牡丹亭》杜麗娘真情的憾動，一如袁宏道在〈敘小修詩〉裡所言「大概情至之語，自能感人，是謂真詩，可傳也。」⁵⁹

李贄的影響不只公安三袁而已，黃卓越點出了許多深受他影響的文人名士：

李卓吾的影響則是全國性的，大有登高一呼，一境皆狂之勢，故其生前身後，引起當時著名文人學者如張鼐、公安三袁、湯顯祖、顧炎顧、黃宗羲、王夫之等多人的關注，批評、贊許見於多種明人文集中，他的思想和作品對當時社會的確發生了巨大影響。⁶⁰

湯顯祖也在這陣思想的旋風裡面，他對情的觀念是承繼李卓吾童心、真心的理論，他的言情說便是這風潮形成自我一格的人生觀、政治與文學觀。他認為的情，是一種宇宙精神、生生不息的自然生機⁶¹，所以他在《青蓮閣記》中說：世界有有情之天下，有有法之天下……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⁶²認為社會的儒、理學問是抵滅真情的韁繩。

他認為目前仍然缺乏「情」字，只有禮法與權勢的社會毫無生氣，因而期盼有情世界的來到。

今昔異時，行於其時者三：理爾，勢爾，情爾。以此乘天下之吉凶，決萬物之成毀……事固有理至而勢違，勢合而情反，情在而理亡，故雖自古名世建立，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語人者。⁶³

他所創作的《牡丹亭》即是一個有情世界，一切現象非社會理法能解釋，全依情而順行，

⁵⁶ 《四庫全書》卷一三二〈雜家類〉存目。引文出自吳承學、李光摩〈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〉（《文學遺產》第6卷，1997年），第65頁

⁵⁷ 李贄《李溫陵集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1年8月），第481頁。

⁵⁸ 袁宏道著，錢伯城箋校《袁宏道集箋校·答李元善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81年7月），第785-786頁。

⁵⁹ 袁宏道〈敘小修詩〉，同上註，第188頁。

⁶⁰ 黃卓越〈「晚明社會與文化變遷研究」筆談〉（《中國文化研究》2004年春之卷），第8頁。

⁶¹ 關於湯顯祖言情說承自其師羅汝芳「生生之仁」的學術思想，將其轉化為人性的生生不息之情學說，可參考左東嶺〈陽明心學與湯顯祖的言情說〉（《文藝研究》第3期，2000年）期刊文獻。

⁶² 湯顯祖著，徐朔方箋校《湯顯祖詩文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82年6月），第1113頁。

⁶³ 湯顯祖〈沈氏弋說序〉一篇，同上註，第1481頁。



如他認為「情在而理亡」的以情反理態度。

到了清初，由於重建理學的風氣，自小所受的儒家教育洪昇，其理學和儒學重視的民族性和倫理秩序，無一不帶領洪昇走向與湯顯祖不同的情思道路，後者以「情」反「理」的態度，在洪昇的時代變成「情、理相融」的要求。

二、洪昇的「情至」意蘊

清初的局勢和洪昇特殊的漢族地主階級，對「情至」嚮往也有所不同，洪昇自《牡丹亭》影響的情至理論中加入明遺民忠孝之心的道德觀念。鄭尚憲、黃雲便點出《牡丹亭》和《長生殿》「情理」的差異：

《長生殿》繼承了《牡丹亭》的”情至”理想，但又作了不同的詮釋。如果說湯顯祖通過《牡丹亭》達到以”情”反”理”的目的，洪昇則借用《長生殿》闡明以”情”融”理”的願望。⁶⁴

湯顯祖的「情至」是一種目的，洪昇的「情至」是一種願望，如他在序文中所要求「凡史家穢語，概削不書，非曰匿瑕，亦要諸詩人忠厚之旨云爾。」⁶⁵並且期待《長生殿》要有意義深長的勸戒：

然而樂極哀來，垂戒來世，意即寓焉。且古今來逞侈心而窮人欲，禍敗隨之，未有不悔者也。⁶⁶

洪昇文中「逞侈心而窮人欲，禍敗隨之」就有著濃厚的理教和儒學觀念，這些觀念明顯表現在雷海青對反面事新朝的官員的態度：

自家雷海青也。蒙天寶皇帝隆恩，在梨園部內做一個供奉。不料祿山作亂，破了長安，皇帝駕幸西川去誕。那滿朝文武，平日裏高官厚祿，蔭子封妻，享榮華，受富貴，那一件不是朝廷恩典！如今卻一個個貪生怕死，背義忘恩，爭去投降不迭。只圖安樂一時，那顧罵名千古。唉，豈不可羞，豈不可恨！我雷海青雖是一個樂工，那些沒廉恥的勾當，委實做不出來。⁶⁷

洪昇以一臣不事二主的心態評擊背義忘恩的文武官員，以洪昇父親的身份，雖然出身明末，但他事奉的對象只有清廷皇帝，因此洪昇所影射的對象為投清的明遺民們，也讚揚先輩如陸召繁、毛先舒等人辭命任官的節操。

明代仕臣順清的作法固然不對，但昏庸的皇帝才是敗壞國家的主因，《長生殿》以明皇、楊妃做為禍國殃民的主角自有其意義存在。《長生殿·獻飯》一齣，洪昇以唐明皇的悔悟交代這場劇情，巧妙的設計其實引起了觀眾的同情，讓觀眾原諒這位國禍元首：

(外)陛下，今日之禍，可知為誰而起？(生)你道為著誰來？(外)陛下若赦臣無

⁶⁴ 鄭尚憲、黃雲〈激越的浪漫 淒美的感傷——《牡丹亭》和《長生殿》”情至”理想比較〉(《東南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第9卷第5期, 2007年9月), 第118頁。

⁶⁵ 洪昇著, 樓含松、江興祐校注《長生殿·自序》(台北: 三民書局, 2003年5月), 第1頁。

⁶⁶ 洪昇著, 樓含松、江興祐校注《長生殿·自序》(台北: 三民書局, 2003年5月), 第1頁。

⁶⁷ 同上註, 第179頁。



罪，臣當冒死直言。(生)但說不妨。(外)只為那個楊國忠呵，

【前腔】【換頭】猖狂，倚恃國親，納賄招權，毒流天壤。他與安祿山十年構釁，一旦裹兵戈起自漁陽。(生)國擊構釁，祿山謀反，寡人那裏知道。(外)那祿山呵，包藏，禍心日久，四海都知逆狀。去年有人上書，告祿山逆跡，陛下反賜誅戮。誰肯再甘心銖鉞，來奏君王！⁶⁸

(生作恨介)此乃朕之不明，以致于此。

【前腔】【換頭】勘量，明目達聰，原是為君的理當察訪。朕記得姚崇、宋璟為相的時節，把直言數進，萬里民情，如同在堂。不料姚、宋亡後，滿朝臣宰，一味貪位取容。郭從謹呵，倒不如伊行，草野懷忠，直指出逆藩奸相。(外)若不是陛下巡幸到此，小臣那裏得見天顏。(生淚介)空教我噬臍無及，恨塞饑腸。

(外)陛下暫息龍體，小臣告退。(嘆介)「從饒白髮千莖雪，難把丹心一寸灰。」

(下)

獻飯老人左道楊國忠，又指安祿山，卻避開歷代攻詰楊妃色迷明皇的是非，如白居易《長恨歌》、陳鴻《長恨歌傳》、樂史《楊太真外傳》和白樸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等等，這些故事塑造楊妃成為唐朝興亡的核心，然而洪昇卻將重心放在文、武官員身上，認為區區女子並非為一國興亡的中心，朝內的黨爭才是崩毀國家的原由，這與洪昇在清廷中，因黨爭而禍及的生平息息相關。

〈獻飯〉情節中，老人對明皇只有勸說、警戒，沒有任何指罵的意味，洪昇下筆時不願辱罵明皇，即使明皇已經是一位昏庸的君主，但洪昇選用諷諫的手法，其實是代替「明遺民」內心焦慮的矛盾，謝國楨在《明末清初的學風》道出明末學者對昏庸君王產生難以滿意又必須尊崇的態度：

明、清兩代同是封建統治的王朝，但是從明末學者當時所處的地位來說，在封建倫序上固然要尊崇明朝，然而在當時人民群眾的願望上，對腐朽的明朝帝王的行為，尤其是南明小朝廷的昏庸無能，見敵即逃，使時局日趨隳敗的情況又難令人滿意。⁶⁹

受到倫序觀念的影響，雖然明代皇帝的昏庸無能令人失望，但身為人臣仍然要肩負國家興亡的重任，雷海青就是憑這股思想完結生命。

洪昇讓觀眾看到雷海青的節義，也透過郭子儀的口道出「朱薨碧瓦總是血膏塗！」⁷⁰為百姓著想的憤懣。不論是雷海青、敦子儀，或是進飯的老人，我們也不難看出洪昇《長生殿》痛罵的盡是貴族官員而非貪色昏庸的國君，這份忠心和尊敬，這都來自他自小所受到的道德教育。

洪昇受理學而表現出來的「情」，即是書中充滿慷慨和節義的民族情至。除了君臣，洪昇將明皇和楊妃的愛情，以這份道德節操升華、弘大，但同時也包涵沉重的倫理道德色彩，因此在強大的禮教面前，楊妃的死只能任由歷史洪流擺佈。

⁶⁸ 同註 66，第 170 頁。

⁶⁹ 謝國楨《明末清初的學風》(上海：上海書店，2004 年 1 月)，第 16 頁。

⁷⁰ 洪昇著，樓含松、江興祐校注《長生殿》(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3 年 5 月)，第 67 頁。



《長生殿》最終以團圓的完滿收場，可是對於只能在天上合情的結局，洪昇隱隱地透露無法改變的禍福孽債：「逞侈心而窮人欲，禍敗隨之」是因果注定不變的天理，「噙住一點真情，歷盡千魔障，縱到九地輪迴也不忘」⁷¹是堅守真情而生的情至，兩者相融後，所謂通達天理的真情，實則忘情。由真情到忘情，多少蒙上虛幻的悲涼感，王廷謨在《長生殿》之序中便指出這意境：

何其多情也。多情出於性，殆將有悟道耶。然歡娛之詞少，悲哀之詞多，昉思其深情而將至忘情，以悟情之即性即道耶。噫嘻異哉！此所謂心合乎天而發於真者耶。⁷²

這種忘情、悟情合以性、以道來證見，的確很符合洪昇走向「疏狂」個性的答案。《長生殿》最後一曲【永團圓】，唱得不只是李、楊的愛情，也唱出洪昇人生的頓悟：

【永團圓】神仙本是多情種，蓬山遠，有情通。情根歷劫無生死，看到底終相共。塵緣控牖，切利有天情更永。不比凡間夢，悲歡和哄，恩與愛，總成空。跳出癡迷洞，割斷相思鞵。金枷脫，玉鎖鬆。笑騎雙飛鳳，瀟灑到天宮。

康熙四十三年(公元 1704 年)五月，洪昇應江寧遭寅到南京欣賞了三個晝夜的全本《長生殿》，六月搭船返杭的路上失足落茗水而死。他一生窮衣困頓，又狂踞放浪的樣貌，似乎他死後就像曲子最後那句「金枷脫，玉鎖鬆，笑騎雙飛鳳，瀟灑到天宮」的灑脫形象。

伍、結論

《長生殿》是他對情欲倫理化的藝術表現，所有的情感加以道德規範，國家便有義臣，夫婦亦有忠貞，所以在《長生殿·傳概》說「看臣忠子孝，總由情至」⁷³洪昇推崇的「情至」是和諧的精神價值，足以發揚一個民族文化的情操，洪昇對這種情感稱為「情至」，與湯顯祖欲望的展現明顯不同。

身為清初的漢人地主階級，他能見到明遺民的忠臣之心，也身受黨爭的迫害，《長生殿》的創作，可說是他意識這社會道德漸漸瓦解的感觸，所以《長生殿》是一本用以借鑑洪昇那個時代社會的鏡子，它所反映的不是帝王皇妃貪戀造成的罪禍，而是一個王朝顛覆時，人們從道德心上發揮的情感。

⁷¹ 洪昇著，劉輝校箋《洪昇集·四嬋娟》(杭州：浙江古籍，1992年)，第769頁。

⁷² 同註70，第364頁。

⁷³ 洪昇著，樓含松、江興祐校注《長生殿》(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3年5月)，第7頁。



陸、參考資料

一、洪昇著作

- 1 洪昇著，劉輝校箋《洪昇集·四嬋娟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，1992年。
- 2 洪昇著，樓含松、江興祐校注《長生殿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3年5月。

二、專書

- 1 王永健《洪昇和長生殿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82年5月。
- 2 李贄《李溫凌集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1年8月。
- 3 周駿富輯《清代傳記叢刊·國朝耆獻類徵初編》，台北：明文書局，1985年5月10日。
- 4 洪北江主編《清史稿》，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1年8月1日。
- 5 袁宏道著，錢伯城箋校《袁宏道集箋校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81年7月。
- 6 孫靜庵編《明遺民錄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7月。
- 7 湯顯祖著，徐朔方箋校《湯顯祖詩文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82年6月。
- 8 章培恒《洪昇年譜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79年2月。
- 9 楊家駱主編《孔尚任集·稗畦集》，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84年9月。
- 10 謝國楨《明末清初的學風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2004年1月。
- 11 泰瑞·伊果頓著，吳新發譯《文學理論導讀》，台北：書林出版，2005年12月增訂二版。
- 12 蟲天子《香艷叢書》，台北：進學書局，1969年4月25日。
- 13 嚴迪昌《清詩史》，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1998年10月。

三、期刊

- 1 左東岭〈陽明心學與湯顯祖的言情說〉，《文藝研究》第3期，2000年。
- 2 吳承學、李光摩〈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〉，《文學遺產》第6期，1997年。
- 3 張福海〈洪昇的疏狂與《長生殿》的審美意韻〉，《戲劇藝術》第3期，2008年。
- 4 黃卓越〈“晚明社會與文化變遷研究”筆談〉，《中國文化研究》2004年春之卷。
- 5 鄭尚憲、黃雲合著之期刊〈激越的浪漫 淒美的感傷——《牡丹亭》和《長生殿》“情至”理想比較〉，《東南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第9卷第5期，2007年9月。

